

幻跡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

幻跡 (全一冊)

(定價銀三角)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不准翻印

發行者	印刷者	出版者	著作者
世界書局	世界書局	世界書局	王天恨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暨各省 世界書局

幻迹

過去的半年，就好像做了一個夢，完全是幻。現在回溯起來，真有些不相信我生竟經過了這麼一個歷程。在沒有步入這個歷程之先，誰也夢想不到，奇巧的事實總是出人意外的！然而就因為事實太奇巧，所以爲時很暫，麻醉力之中人還未深；逃回來後，也便如做夢醒來翻了一個身，忘去了大半，只記得大概了！大概也不過如此：最初是窮，遇了一個奇妙的女子，變成不窮，做官，女子被殺，逃，未逃以前

的事蹟，逐漸模糊；逃之痛苦的印象倒還深，又因爲算是最近，所以記得清晰；以前，真的和做夢一樣，渺無痕跡。而且在現在，却也沒有追索的勇氣，只好任其自然的模糊下去咧！追憶起來，無非感覺着煩惱，悵惘，慚疚，以及可笑，終還是不相信我生竟經過這麼一個歷程。我將過去的半年視爲幻境，倒反使得心中寬泰些。若是無謂的追索幻迹，當做有人生歷史的價值，那就是徒然自苦了。後面的日記，是我從逃回來後僅存的一隻小箱子裏翻出來的，翻出來時並沒有讀，仍然擱置着，不過掉了一個藏放處。後來又有一天看見了，正是無聊時候，心中毫無感想的取來看看，竟使我不勝驚奇；憶念中的過去事實，歷久而愈模糊，愈平淡，不過是窮，遇了一個奇妙的女子，變成

不窮，做官，女子被殺，逃，如是而已。日記中所寫的，却全是心理變態，尋常一件事實，在現在的我看來，並沒有興奮描寫的價值；當時的日記上，却引爲非常安慰，非常可寶，或許在當時有人看見，也要嗤笑的，然而我還保存至今，得能從幻境裏留下一點迹象來，讀了一遍之後，很感到慚愧而且羞人。最初想燬去，又覺可惜，仍然丟過一邊；也並不是想保存，不過心理上以爲還是攔着好。再過了幾天，我認爲大可整理一下，把來發表了；發表的理由：就是我在過去的半年中，心理怎麼會變態，這於心理學上，多少有點關係，可以供研究，除了這一點以外，等到現在燒燬，已嫌太遲，我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上觀察起來，才有發表的興味的。其實，假使年光倒流，將我重行拉

轉到過去的環境裏，說不定又要自詈現在的心理變態咧。人類怎麼會長白頭髮的？還不是心理多變的緣故，我凜然了！

上面彷彿是小序。末了，再將姓名告訴讀者：我姓奚，名光漢。後面所發表的，已經就原稿加以刪訂，所以不是逐日記，這也應當聲明的。

二月十四日。（我是二月初一日晚上到上海，寓在大和棧樓上四十二號，等候職業，一時找不到，帶來的錢用完了，很困難；十二日便遇見那奇妙的女子。當晚就使我很興奮的寫日記，所以日記的開始並不是由十四日起，我刪去了。）昨晚睡得遲，今天起身也就很遲；其實在七點鐘時便醒了，自家曉得起身之後必然乏味，而且空虛，還是在被窩裏甜蜜些。這

空虛也無非是金錢缺乏，昨天從葛君豪那邊順借了兩角錢回來，坐車子化去二十四枚銅元，十八個銅元買了一碗麵，所賸無幾，買點心都不夠。幸而這幾天來，過慣了空囊生活；不然，豈僅覺得空虛，還不免恐慌呢。前昨兩天的事實，藏在腹中，大有飲食的功用；從七點鐘起，到九點鐘，醒着兩個鐘頭，並不覺餓。經驗來告訴我說：「凡人睡着不醒，雖至午飯時，醒來之際，總不覺餓；然而醒着在床上不起身，就要思食了。」誠然，已往的我，確是如此，一覺醒來，便要起床，剛淨過面，就要吃東西，睡在床上不起來也要餓的。今天不然，只把奇妙的她反復想着。我寓在這裏十多天，窗外的一座洋房，已看慣了，正對着這裏的一個窗子也看慣了，似乎沒有看見過有什麼人。前天從對面窗子裏發現一個美貌女子，一連兩

天，女子就像沒有離開過那窗口，我一抬頭，總看見她，怎麼不令我迷惑，至少她都在那兒注意我罷。異地飄泊的我，又在窘境中，彷彿心都冷了，忽然被烈日曬了一陣，連血也熱沸起來，薄薄的兩條被，大有春意，一點不感到寒冷，躺在床上想了兩個鐘頭，又睡着了。這一睡就睡到十二點鐘，直至茶房在外面敲門說：「奚先生！開飯了。」我才驚醒，懶洋洋的披衣起來。

虧得大和棧的中晚兩頓飯是整付的；否則起身之後，依然是一個問題。吃了飯，賬房陳先生從我身邊走過，囁咕了一陣子，我的心思只在對面窗畔的女子身上，支吾過去，忙忙回到房中，美麗的臉龐果然又現入眼簾，似乎她已等待我好久了。我們的視線就有一刻鐘光景沒有歧離，足以令

我忘去一切痛苦，心的顫動就好比初入花叢的青年，——沒有經過戀愛生活的青年——渾身血液在旺流着，意識反而茫然，至於久久，視聽也逐漸模糊了，忽然之間，對面的女子已不見。理智就趕緊來向我誥誡：「你沒有戀她的資格，雖然她在戀你，——其實還料不定——等到看見你的囊底時，她立刻就要變爲嘲笑；你現在不但沒有癡瞧她的功夫，簡直連把她的情影放在腦筋裏也可以不必，全部思想集中於職業問題，還不能得到解決，那裏能夠非分措意到美色呢？」我倒很明白，本來只消伸手向囊中一探，就能證明這誥誡是對的。我再笨些，這美色與金錢有聯帶關係的原則，總不會忘記。何況這女子是誰，她注意於我，是不是和我的心情一樣，或還是把我當做足資玩賞的可矐景物之一，而作爲臨眺消遣之需；假使如此

，那我就要笑出來了。我設想到此，就不禁很悲傷！我的頭髮爲什麼這樣長而蓬亂？我的臉色爲何這樣蒼白？現在縱然是春天，還很寒冷，人家都穿着皮袍子，我爲什麼却穿着這麼一件敝舊的布棉袍？自家不肯向鏡子照，那末這副寒酸相之不能見人，便不言可知了！衣着華美的她，目我爲可供哂笑的景物，實屬意中事。我何人，雖然一時窘困，肯甘心供女人家哂笑嗎？心裏這麼想，立刻便發生劇烈的煩惱，昨夜那麼安排好的步驟和目的，也便立刻覺得是發了怔忡的思想，而且羞人。我唯有用被蒙着頭睡一回，才可以免去這又煩惱又羞愧的不可堪。

不料剛剛蒙上被，又轉念過來。閉了眼睛總和睜着眼睛時的意識不同，我向來如此，而且往往矛盾；方才是怎麼樣的煩惱而羞愧，因了羞愧才

蒙上被睡覺，甫一合眼，便覺得方才的思想太不合，太近於俗，煩惱固不必，羞愧也不免頭巾氣，事實都是奇巧的，用普通情理去推測，大都不能中。此番事實的發端，便已奇巧，兩邊的窗子，會得一直線的相對着，彼此正和對面無異，只是中間隔了一條馬路。而那女子，又居然一連幾天從窗中注意我，馬路上可笑的人，來來往往，正不知多少，她似乎從沒有注視過。昨天一個妖形怪狀完全女性式的青年男子，扭扭捏捏的從馬路上走過，旁人都發笑，她不過略略順下眼去看了一下，一點不希奇，隨即抬起頭來，又看了我一下，才回身離去窗子，這個可以證明她並非目我爲足資玩賞的可矇景物罷？我雖難看，大概比較那怪男子還好看些。何況她這幾天來對我注視的神情，大有戀戀之意，決不可說是偶然；或者還有我所不

能知的奇妙事實，在背面，我何能想置？在她恐也不能放過我。於是昨夜安排好的「先打聽她姓名身世」的第一步，覺得很適合這情勢了；這倒不難，此間的茶房總該知道。雖說職業問題很重要，然而這種有異樣興味的事情，青年人正不可少，否則我不如到沙漠中去了。

重新從床上立起來後，方才閉着目的思想，倒並不覺錯誤；先前的思想，便如燈焰被風吹熄一般，不復措及，我認定那女子之注視我，決非偶然，從樂觀方面想，或者還能因此發現新的幸福園地，那也未可料。於是我便從事選擇一個比較與我接近的茶房，打聽她的姓名身世，這裏的茶房，一共有十幾個，但是每日侍候我茶水的，只有一個老薛，這時候竟不知那裏去了。我看不見老薛，很爲心焦，別的茶房像我這樣一個窮困的客人

，未必肯高興講，只好耐着，等候老薛回來。自鳴鐘却已敲了三下，昨天楊敏時教我今午三時去聽回音，是不能不去的，也許那邊的事，已有圓滿答覆。職業問題解決下來，就可暫安一時，奇妙女子的問題，在眼前畢竟是屬於次要的。

可憐我連坐車子的錢都沒有，慢慢的走了去。這時候的心中，就只有職業問題，昨天楊敏時對我說的話，不住的在腦際盤旋，好像有希望，大概可以有五十元一月的薪水，如果成功，我倒也滿足了。不料彼此會面後，楊敏時就是有一刻鐘沒有開口，我的心弦不禁一震，似乎耳畔有人說：「恐怕完了！」我知道，一定完了，楊敏時的臉色，也分明在那裏告訴我呢！然而在他未開口之先，希望還未全絕，等他對我說了一大串抱歉，前

途已經有人滿之患，另候良機的話後，這才惘惘然走出來！其實先前雖以爲有希望，同時也知道未必，不過已溺在水中的人，明知一根水草不能攀繫而上，然而總還要伸手去攀一下的！我走近寓所，打算到她屋前看看，却竟缺乏勇氣，和竊賊一般的掩進了寓所的門，原來那位賬房陳先生，我已怕見了！

回到房裏便如失去了知覺，失業的恐怖。逼退了腦中的綺想，渾身無力，精神煥散得坐也不能坐，頹然倒在床上，我的思想，也不能集中了！只覺一切都已空虛，回里又不可，真不料這回到上海，竟失敗至這地步！老薛進來喊我吃晚飯，我答應的聲音，忽變成細啞，更令我恐怖起來，不要在異鄉生病，那可怎麼好？草草吃了一碗飯，依然回到房裏睡覺，我知

道失業的危險已經在燃着眉毛了，可是又不知怎麼進行。因了楊敏時那邊一失望，便將我墮入深淵，愈恐怖，身體愈加飄飄然，不僅無力，奇妙女子一直到夜深還沒有到我的記憶中來。

二月十六日。昨日一天在昏昏中過去，奇妙女子照例在窗口看見，沒有什麼感想，事實上生活恐慌不能免除，我也就沒有積極措意她的心思；這倒是勢所不至，無論怎麼曠達的人，總也不能餓着肚子去戀女人的。有時想起，煩惱與羞愧却還不免像閃電般在腦中一閃，不過隨即便轉念過來；我很感傷，原來戀女人這回事，終究不能背了金錢原則而能成功的。有了金錢，便沒有絕對的障礙，也不會自餒，可以不斷的猛進。現在這蓬亂的長髮，蒼白的臉色，敝舊的布棉袍，自家就自先氣沮；雖然她未必因此

輕視我，我總要疑惑，何況還不能確定她是愛慕我呢。這一種無謂的糾纏思想，縈迴不已，直好似亂絲一般，再也理不清楚，內心的懊悶，真是不可言宣，更何況我還有失業的恐慌！

今天起身很早，爲的要到奚秉鈞那裏走遭；他是我的遠房兄弟，幼時很窮，我的父親常常幫助他，才能夠讀書卒業，現在做了中學教員了。我到上海的第三天，曾去看過他一次，托他謀事，他說等候機會，我也知道所謂『等候機會』，是極渺茫的；但是屢次失敗四面楚歌的我，還當做那邊有一線生機在着，或許這機會已經等到，也未可知。而且我身邊已沒有錢，不僅賬房陳先生那裏無以應付，零用錢也沒有了，今天我可不客氣，要向秉鈞告貸一些，論情理秉鈞總不會拒絕的。我在八點鐘起身後，檢點

昨晚當去的一件短衫的兩角小洋餘款，還有三十四個銅元，買了一碗麵，坐電車尚夠。照例一面吃麵，一面從窗子裏看對面，却沒有看見她，吃完了麵，從房中走出寓棧的大門，寒風瑟然一吹，我感覺到淒涼了！此去乃是問一個曾經受過我家恩惠的族人請求幫助，何等的慚愧呀！秉鈞在六年前，還求我父親幫助，我在旁邊親眼看見的，現在竟易地而處了！

「等候機會」的這句話，本來毫無責任，機會沒有到，也早在我意中，並沒有失望的悲哀。不過秉鈞只能幫助兩塊錢，却非意料所及，我不願意用大義去責備他，說什麼人心不古，世路崎嶇。他也是很可憐的，因為要求我諒解，把他不欲人家知道的窮苦内幕也赤裸裸的講給我聽了；這在他，必然很痛苦，假使我有別的法子，這兩塊錢便不肯拿回來。可是從他